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六

五季

〔發〕晉成興朝唐天祐十年陳主瑨

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

立于大梁更名瑱朱友謙復歸梁

友珪遽爲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

趙巖

瑨之子

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

楊令公

厚師

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友貞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

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乘之此不世之功

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

師厚與將佐議之曰方郢王篡逆吾不能帥時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現弑君父賊

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幸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詞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罵曰吾燕燕計

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

龍虎統軍袁象先謀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定計于是象先等帥禁兵五

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自度不免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諤亦自劉

象先巖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

乃卽位于大梁更名鐸久之又更名瑱

追諡友珪爲庶人復諡王友文官爵

加楊師厚兼中書

令賜爵鄴王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

三月晉師徇山後八軍

今唐唐關古北口地

及武州

注見前

皆下之

劉守光命元行欽

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

人馬
州

爲武州刺史晉李嗣源分

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行欽以兵攻行珪行珪

使其弟行周

冀字

質晉軍以求救。嗣源救之行。欽八戰力屈。乃降。嗣源

愛其驍勇養以爲子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與嗣源假子

從到分將牙兵以從

得從魏氏以爲妾故徙魏氏爲嗣源子及長以勇健知名嗣源愛之

夏六月蜀以道士杜光庭

字實至
長安人

爲諫議大夫

光庭博學善屬文

九光
經
舉
不

第 3 卷

蜀主重之頗與議政事

太元性憤急
子國者許寂徐聞

大元膺未嘗與之交有許寧會稽人

秋七月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蜀少保唐道襲

嬰
人語

蜀主嬖臣也。

舞道
位要
見本
幸以

太子元膺素惡之屢相譖毀會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集王宗翰

樞密使潘峭。

入河四

翰林學士毛文錫

人高陽

不至元膺怒白蜀主以峭文

錫離閒兄弟請貶之。元膺出道襲入。言于蜀主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

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道襲請召兵入衛元膺聞之

懼遣軍使徐

瑤字伯玉
長壽人

等以兵攻道襲道襲中流矢墜馬死蜀主命王宗

侃等發兵討之。斬瑤。元膺亡。匿躍龍池艦中。明日出而勾食。爲衛兵所

殺蜀主追廢爲庶人

蜀主先聞元壽死。慟哭不止。會張皓呈教諭羣民。榜讀至不行。鉞之。將誅。社稷之計。蜀主乃收淚曰。朕何敢以私害公。

眼格欲結 徐妃以自 固詐稱密 智可也署 王建明知 其子幼懦 不堪任有 何不得已 而委曲徇 衆之請誠 何謂乎蓋 本不以正 天欲速其 亡故假手 假使自 昭覆耳

八月梁賜高季昌爵渤海王。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爲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梁于是浸不能制。

冬十月，蜀立子宗衍爲太子。蜀主十一子，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

使飛龍使唐文辰諷張格表請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遂立爲太子。

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先是，晉周德威進軍偃幽

州南門，劉守光遣使致書請和，德威不答。

守光辭甚悲真，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知天命，唯伏如是邪？予受命討罪，他非所聞。

已而盧龍巡屬皆入于晉，守光求援于契丹。契丹以其無信，不救。

屢請降于晉，晉人疑其詐，亦不許。至是，登城謂周德威曰：侯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十一月，晉王單騎至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

欲與公合河朔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皆

俛首事公，而公會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

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爲誓曰：但出

相見，保無他也。初，守光愛將李大喜，多贊成守光之惡。及是，守光將出

降，大喜止之，而自踰城降晉。且言城中力竭，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

之禽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王入幽州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李

嗣本爲振武節度使

德威帥振武今以嗣本代之

守光將奔滄州迷失道爲人所禽送晉

軍晉王發幽州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

劉備曰露布不封布讀觀聽也

緘不知故事書之于

布遣人曳之仁恭父子皆荷校于其下

十二月梁遣兵侵吳吳人擊敗之梁以王景仁爲淮南招討使將兵萬

人侵廬壽吳徐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遇于趙步

鎮名在今鳳陽縣東北淮河北岸

徵兵未

集溫戰不勝而卻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

紹吳人

援檜大呼

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鬪衆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

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于霍邱梁兵大敗

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池之津霍邱守將朱欽諤表其于木徒置深淵及梁兵

敗還溫表而澤溺死者大半

〔甲戌〕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一年歲次戊辰凡五國五嗣

春正月劉仁恭劉守光伏誅

晉王以練紆夜亮

反繫縛之也

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

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

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乃斬守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

墓然後斬之

守光逆倫
傷化罪不
容赦然小
喜則曾受
其恩者既
始故主以

私降甚至
自吐言
良心漸滅
盡矣存助
先正其誅
頗爲快舉

鎮定推晉王爲尙書令始置行臺 或說趙王鎔曰大王所稱尙書令乃

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爲讐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以來無敢當其

名者今晉王爲盟主不若以尙書令讓之鎔乃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

王爲尙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

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季昌以夔萬忠涪四州注俱見前舊隸荆南興兵取

之先攻夔州刺史王先成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蜀將張武日顯人

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焚溺甚衆季昌遁還季昌既攻蜀不克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則極密院

毛文錫錄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以輔
膺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鼈乎蜀主乃止

秋七月晉伐梁邢州不克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伐梁會趙王鎔及周德

威攻邢州李嗣源引昭義兵會之梁楊師厚引兵救而卻之

冬十一月南詔寇蜀蜀遣兵擊敗之 南詔寇黎州蜀主遣兵擊敗之俘

斬數萬級溺死數萬人初裴雅變有楊劉郭三姓世爲酋長而之三王其部落疊襲而居雖曰
綱舍雖內屬于唐受雷實而潛通南詔爲之嗣得前鎮蜀者雖知而不

敢詰至是劉主數以澤潞軍謀斬之毀其綱
舍自是南詔不復犯邊 綱丁么反與南詔通

〔乙〕晉使吳璠唐天祐十二年梁春二月梁分天雄爲兩鎮夏四月魏人降晉六月

晉王入魏 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師厚幹功特衆擅割財賦荒淫恣放節都數千人
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主璠外加尊禮內實忌

之及是辛

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于梁主請分天雄六州爲兩鎮以弱魏

兵梁主然之以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于相州割澶衛二州

隸之以張筠

海州人

爲節度使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入昭德于是天雄

軍亂

魏兵恃父子相承族姻聯結不願分徙連營聚突相與謀曰朝廷恩吾軍府遠盛欲破爾吾六州舊平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遂亂

入攻牙

城殺數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

剽掠四月梁主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彥以刺史彥請復還三州

不許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地戟手南向而詬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

人穿鼻遂偪德倫以書求援于晉晉王得書命李存審進據臨清

後魏縣明爲州

今屬山東東昌府

五月晉王引大軍東下與存審會猶疑魏人之詐案兵不進德

倫遣判官司空頤

貝州清陽人

犒軍密言彥凶狡請王先除之王進屯永濟

宋晉故城在臨清州

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執兵自衛詣謁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

脇主帥殘虐百姓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于我

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

八人餘無所問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彥卒擐甲

執兵翼馬而從衆心由是衆服六月晉王入城德倫上印節王固辭而

後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至晉陽。張承業留之。

秋七月。晉王勞軍魏縣。梁主之分相魏也。恐魏人不服。遣劉鄩將兵六

萬。自白馬渡河。張聲勢以脅之。鄩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五百騎入

魏州。以虞變。魏軍果亂。攻彥章于金波亭。彥章屯兵處故址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彥章南走。鄩

進屯洹水。

注見前。

聞晉軍至。急選萬人趣魏縣。晉王使史建塘拒之。自引

親軍與鄩夾河。

源河也。

爲營。晉王旣入魏州。遂分兵襲德州。拔之。又陷澶

州。

更在章在劉鄩營人獲其妻子厚待之道。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

至是。晉王勞軍于魏縣。因帥百餘騎

循河而上。覘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于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數重。

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字邦傑。晉州人。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

得出。亡其七騎。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賜魯奇姓名曰李紹奇。

梁劉鄩引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莘城。

莘。縣城也。等縣。隋置。今屬東昌府。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

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

嶺。在山西遼州東南。與河南武安縣接界。

西去。晉人怪

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環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

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晉王

曰：鄆長于襲人，短于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
旬，道險泥深，鄆士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
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鄆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
潰。鄆諡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
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爾。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鄆西上，自幽州引千騎
救晉陽，至上門。注見前鄆已整衆下山，屯于宗城。隋縣，元世宗城在
今廣平府威縣馬死殆半。

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候者，斷
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略鄆兵而過，入臨清。鄆引
軍趨貝州軍堂邑。漢縣，今屬
東昌府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莘縣，暫而守之。自

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軍于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

旣而鄆攻鎮定營，爲晉將李存審所敗，奔還。鄆旅運不給，晉人
乃攻絕其甬道，棄去。以諸將
皆人

兵衆多，儲蓄財穀，而勤戰去易，經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魏主怒，遣中使往督戰。鄆衆請將開
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草萊，徒與少年新進謀之。夫兵在處，機制不可預度。今敵尙弱，與戰必不利。奈
何？諸將皆曰：將真一決。曠日何待？鄆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諂，將誤事。情吾不知死所矣。
臣能日將萬餘人，將與定營營中，驚擾晉軍，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鄆大敗。晉人逐之，至千計。

吳徐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吳以徐溫爲諸軍都指揮使，鎮
潤州，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冬十月梁康王友敬

梁主之第五子

作亂伏誅

梁德妃張氏

節度使歸國之

卒將

葬友敬謀作亂使腹心數人匿于寢殿梁主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友敬誅之由是疏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開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爲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十一月蜀遣兵攻岐克階成秦鳳州岐將劉知俊奔蜀

蜀王宗翰引兵

出青泥嶺

在秦州西縣南

王宗綰等敗秦州兵于金沙谷

在秦州東南

克階成州秦

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子迎降劉知俊攻霍彥威

字子重

于邠州半歲不克

聞秦州降蜀妻子皆遷成都解圍還鳳翔懼及禍夜帥親軍斬關奔蜀

軍宗綰攻鳳州克之

既而蜀主以知俊爲都招討使諸將皆蜀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感文惠之蜀王亦忌其才乃誣以謀叛殺之

〔丙子〕

晉懷吳兩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蜀昭政元年是歲八五國五鎮

春正月梁以李愚爲左拾遺

梁主聞李愚

學行召爲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于王無素不敢妄有所

有道則進
無道則退
士君子出
處之正也
李愚既自
負學行豈
宜臣事朱
梁既爲僭
祿所羈受

而弗卻徒
王長揖抗
直顯其節
而矜細大
所謂欲蓋
彰耳

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二月梁劉鄩攻晉魏州晉王擊敗之。劉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

守營。自勞軍于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令澶州刺史楊

延直以萬人會魏州。延直夜至。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潰走。

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

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卻。

晉王躡之。至故元城。

即王莽城也。在今大名府城東。唐初元城縣治此故名。

西爲方陳于西北。存審爲方

陳于東南。鄩爲圓陳于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突圍

走。步卒七萬殺溺殆盡。鄩渡河保滑州。

已而梁主召鄩不至。即以鄩爲宣武節度使。將兵屯黎陽。

梁遣兵襲晉陽。晉將安金全

代北人。

擊敗之。

梁匡國節度使王檀

字義美。京兆人。密

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奄至城下。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

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

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卽與之。金全帥其

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卻。李嗣昭亦遣

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陽。朝發上黨。夕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

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

檀引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不行賞。賈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永乘怒其爲梁收。德倫斬之。梁主

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秋七月。梁以吳越王鏐爲諸道兵馬元帥。吳越王鏐遣判官皮光業。文字

通鑑陽人。日休之子。閒道入貢。梁主嘉之。故有是命。朝議皆言鏐之入貢。利于市易。

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梓州人。執麻以泣。坐貶。

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

焉。晉王克用正室劉氏無子。克用妾曹氏生存勗。克用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存勗立。曹氏封晉國夫人。

晉拔貝州。先是晉王使李存審攻貝州。刺史張源德。本晉人。拒守。存審圍

之。已而晉克衛磁洛相邢等州。梁昭德節度使張筠。雲和州人。走晉人。復以相州歸天雄。保義節度使閻寶。以邢州降。晉遣置安國軍。閻寶字彥美。邢州人。

人。滄州亦降。至是源德被圍。踰年欲降。其衆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

城中食盡。乃請擐甲執兵而降。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

而殺之盡殪。于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爲梁守。考歐陽修五代史。源德列于死事傳。傳云貝人聞晉已盡有。

河北城中食且盡。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通鑑考異。以歐陽史所載爲未盡。然故從唐莊宗實錄。今仍依通鑑。而以歐陽史所載并注于此。

冬十二月。晉以張瓘爲麟州刺史。張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爲盜。殺

販牛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姪瓘爲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爲賊慣爲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是瓘所至不敢貪暴

契丹稱帝改元 契丹主按巴堅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舒嚕

氏

名平小字鄒爾多按舒嚕舊作迭律鄒爾多舊作月理桑今並改

爲皇后

迭史外戚表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曰巴哩曰伊蘇濟勒太祖妻舒嚕氏舒嚕未聞稱皇后之從大同初

太宗入狩以外戚小謨賜姓名曰蕭翰從中國之俗由是巴哩伊蘇濟勒舒嚕三姓皆爲蕭姓后有母有姑皆服稱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詰契丹爲援當以叔父事按巴堅以叔母事舒

嚕后按舒嚕意作蕭密巴哩意作按里伊蘇濟勒意作乙室已今改後仿此置百官改元神冊舒嚕后勇決多權變按巴

堅行兵御衆后常預其謀按巴堅嘗擊党項留后守帳室韋乘虛合兵

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破之由是名震諸夷先是劉守光末年衰

困遣參軍韓延徽

字藏明幽州安次人

求援于契丹按巴堅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

于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舒嚕后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

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按巴堅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

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

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功焉頃之延徽逃奔晉

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

契丹按巴堅待之益厚及是稱帝遂以爲相

延徽寄書于晉主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譏爾因

以老母爲托且曰延齡在此吳丹必不南牧故終開光之世吳丹不爲寇

晉城吳開唐天祐十四年陳貞明三年蜀天漢元年是歲嶺南稱帝凡六歲五
契丹取晉新州唐懷柔州是晉

師攻之不克契丹遂圍幽州。先是晉新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之弟

裨將盧文進

范字大用

以聚奔契丹

以助南討存矩自部還之以文進爲齊將行者苦僱遣役存

炬燭不存恤至郢漢關小校官彥璋因衆怒殺存恤
拂文進還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以奔契丹
至是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

安金全棄城走文進以其將劉殷守之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

旬日不克。接巴堅帥衆二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

州聲言有衆百萬。氍毹車毳幕彌漫山澤。

東北臨海有七百里道狹有險隘數尺旁皆亂山高峻

不可越舊置八防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餉續以供衣每歲早獲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獎

舊丹不致輕入寇及周韓威頓盛哉特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窺牧于城按巴堅大寨大喜即還騎欲

因攻何必如此險哉
州舒嘯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中一國乎但以三子解體矣乃止至是爲虛文進所無引數之爲土山城

道以攻城。城中。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卽此猛火油。南蕃志曰。出占城國。鹽人水戰。用之以焚敵舟。

夏四月吳徐溫徙治昇州徐知誥治昇州城市府舍甚盛徐溫行部

其繇富潤州司馬陳彥謙蜀州人勸溫徙鎮海治所于昇州溫從之徙于

諸爲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宋齊邱曰。三郎

夏四月吳徐溫徙治昇州

徐知

相誥治昇州城市府舍甚盛徐溫行部

其縣富潤州司馬陳彥謙

人蜀州

勸溫徙鎮海治所于昇州溫從之徙知

諸爲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宋齊邱曰。三郎

通知

禮用延徽而國以富
強後此以
攻幽鎮而
料其危敗
其智可稱
俱有稱其
者史稱其
勇決多權
變故非虛
譽

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爾此天授也知誥悅卽之官溫以
彥謙爲判官溫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

秋八月劉巖稱越帝于廣州

先是巖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已獨爲南

平王

南平王

表梁求封南越王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

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貢使遂絕至是巖稱皇帝國號越

乾元

以

趙光裔

字煥紫光耀之弟前使嶺南

楊洞潛

字昭元始興人

李殷衡

德裕之孫

同平章事用洞潛計立學

校設選舉

明年改國號曰漢

晉師救幽州擊契丹敗之幽州圍解

契丹之圍幽州也周德威使告急

于晉王晉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于諸

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乃命嗣源將兵先進存審寶繼

之及是嗣源等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嗣源與存審謀以虜騎利平原不

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大防嶺

即今大房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北

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

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

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

五代史按巴里所居露上京

趙陝其間曰西陽 城汝種族因躍馬奮馳三入其陳斬酋長一人後

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
陳于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烟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
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遂入幽州

契丹以唐文道爲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引契丹入

北邊探吏馬賊
寇絕勝爲之殲弊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

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政肅清
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捕博及給賜伶人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令

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哥和及小名乏錢

宜與一積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

以爲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爾非爲子孫計惜此庫

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

無所成爾王怒顧李紹榮即元行欽晉王賜姓名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

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于王手僕下見先王無

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

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

十一月晉王如魏州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二月晉王襲梁楊劉

鎮名在秦安府東阿縣北舊有城臨河津爲梁晉交兵要地

拔之梁主如洛陽尋還大梁

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拔之先是梁租庸使趙巖言曰陛下踐阼以來尙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請幸西都行郊禮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公私困竭人心惶恐今展禮園丘必行賞資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不聽遂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

注見前

矣梁主惶駭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戊寅〕

晉廢吳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蜀光天元年是歲凡六國五鎮

春正月晉師掠梁濮鄆而還梁敬翔上疏

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敵